

進虎穴奮不顧身 為任務過門不入

# 保國衛民的榮耀人生



▲高齡百歲的沈爺爺，談起往事神情愉悅。（圖／林建榮攝影）

攝影

【受訪者】沈義訪  
（傅希堯、陳巍彬／採訪整理，林建榮／攝影）

沈義訪表示，很感謝輔導會的工作人員及志士待他如同親人，他很滿意現在的生活，也希望榮民弟兄們的生活都能健康快樂。

沈義訪說，摸上大陸沿岸是反共救國軍的家，常便飯，他們兩、三天就去一次，好幾次差點回不來，「在刀尖舔血就是我們的生活！」有一回出任務，上岸後發現氣氛不對，因為狗叫聲方向不同，當下就知道共軍出動了，如果退回海邊，將會與大批共軍直接接觸，風險太大，於是將計就計，把槍捆好後藏在一條小河邊，同艇前往的八位弟兄分三組行動，直接往內陸深入後再往南走，最後平安撤出，下次出任務時再把槍檢回來。

另外一次，共軍動用軍犬搜捕，沈義訪說：「我被逼到山邊，已無路可走，心想這兒就是我殉國之處了，但轉頭看到兩座新墳，靈機一動立刻扒開墳土鑽了進去。」他說，一般人很難想像，這些腐爛屍體的臭味真是可怕，但他還是在裡面躲了好久，待外頭沒動靜了才出來。

「我也出過老總統的任務。」沈義訪說，有次先總統蔣公視察浙江沿海時，想再看一眼吳淞港。因為他是第一大隊中尉情報官，最了解敵軍部署，知道躲避共軍耳目的航道，所以經國先生指派他登艇隨行。當天下午出航，傍晚到達吳淞港外，讓老總統觀察過後即返航。

老總統思念故鄉浙江，沈義訪也一直惦記著家人。沈義訪離家時，妻子才十九歲，兒子才兩個月大，直到民國七十六年開放探親前，都沒有再看過他們。期間沈義訪派駐上海進行敵後工作長達六年，曾回家鄉一次，但怕暴露身分，只看了家門一眼就走了。開放探親的前兩年，一位同鄉到他在大陸的家裡拜訪，卻發現家裡供著他的牌位，原來在他離家一年多後，家裡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經陣亡。

時過境遷，許多事情在兩岸逐漸開放後，已慢慢改變。沈義訪現在每年都會回老家，妻兒也常來臺灣，兒子要他回去住，但他住不習慣了，因為浙江比臺灣冷，現在每年來回兩岸，當空中飛人。

談及養生之道，沈義訪表示，就是走路及自己按摩，現在腳力有點不好，但每天還是會出門散步，就算下雨天，也要在大樓走廊來回走上兩千步，「我每天起床得花一個小時，醒來後一定要把每一塊肌肉都運動或按摩一遍，才會下床。」沈義訪生活規律，吃飯簡單，早晨就是牛奶、麥片，中午在家裡自己做飯，完全不放油，把胡蘿蔔、茄子、南瓜、高麗菜等放進電鍋與飯一起煮熟吃就是一餐，晚上會到附近小館吃麵食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民國四十一年十月雞冠山之役，是「秦東昌」命令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沈義訪說，反共救國軍接出島上的我方人員，當時，中共並未在雞冠山島上駐軍，本來以為是個簡單的任務，豈料出發前情報走漏，結果共軍與我軍於島的東、西側各自登岸，雙方在無月無星的暗夜裡，在島中央的山區遭王相義部眾被編成第一大隊。

## 那一段軍護的歲月

民國四十七年九月，一群來自東南西北的青澀小女生，走進位於臺北水源地的國防醫學院大門，從此展開護理專業領域的探索。

國防醫學院是軍事學府，入學後立刻進行四個月入伍訓練。小小年紀的我們除了上課外，主要是基本訓練，包括隊形變換、踢正步等。最累的是每次出操都要持槍，我們用的是很重的七九式步槍，對個子小的我，幾乎是無法承受之重，一天下來常是肩痠腳疼。這些嚴峻的訓練，或說考驗，幾乎使我們快撐不下去，想家加上從沒吃過苦，夜間常會聽到此起彼落的飲泣聲。（那個年代我們住的是間大教室、上下舖。）

入伍訓練結束後，開始進入專業課程的學習，每天上八節課，晚上還有兩小時晚自習。一天下來也是非常疲累，但比起入伍訓練可要好多了。

軍校和一般學校不同的是，學生一律住校，平時不能外出，假日外出須穿軍服。那個年代，穿軍服的女生很罕見，常會引人側目，而且一旦違紀（如見長官不敬禮），下星期就要被禁足，不能外出。後來學姊告訴我們撤步，教我們去學校附近一家店主是退伍老兵的裁縫店換便服，從此我們就能輕鬆愉快的度過美好假期，真是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。

二年級開始上醫院實習，我們實習



的醫院是八〇一總醫院（現在的三軍總醫院）及臺北榮總。實習期間吃住都在醫院。八〇一當時位於小南門，很熱鬧，離西門町又近，下班後常去逛街、看電影，晚上出去吃一碗陽春麵加上紅紅的辣椒，真是人間美味。

實習期間有兩段讓我印象深刻有關「食」的記憶。八〇一總醫院為我們做飯的伙夫，人胖胖的又和藹可親，我們叫他「胖班長」。某天中午下班後，遠遠就聞到一股撲鼻香，早已饑腸轆轆的我們心想一定是今天加菜，於是三步併做兩步衝進餐廳就問：「胖班長，煮什麼好料這麼香？」胖班長說：「是我們自己加菜，我請早到的準護士一人吃一塊。」好棒，果真是

早到的人有肉吃。

看到我們津津有味吃著，還不停的說：「我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肉。」這時胖班長笑咪咪地公布答案：「這是狗肉」，當場不少同學都吐了出來。那是我第一次吃狗肉，也是最後一次。

另一次是在學校，上完第四節大體解剖課後進入餐廳，放眼望去，桌上的紅燒肉怎麼和剛剛看到泡過福馬林的大體顏色一樣？那餐很多同學都吃不下，少數同學吃得開心、吃到撐。讓我忘不了還有第一次學習打針。教官（軍校稱授課老師為教官）指導我們注射正確部位，並提醒我們如部位不對，例如打到神經，肢體功能就會受影響；接著兩人一組分組練習，互打蒸餾水，奇痛無比。那一堂課尖叫聲此起彼落，外面的人還以為發生了什麼事。

後來進入病房，第一次給病人打臀部，我戰戰兢兢地請病人趴好，這樣才能劃分出正確部位。每次打針時，腦海中就會出現教官走路不便的腳，那是當年他被學生打錯部位造成的遺憾。

在急診室見習時，有一次送來一位車禍傷者，傷勢嚴重，血肉模糊，在

場每人都面色凝重，忽然聽到「碰」一聲，原來有同學被嚇昏了。多次事件讓我體會到，從事這行一定要「膽大」和「心細」。

記得在外科重症病房期間，那時兩岸處於戰爭狀態，後送來的傷兵往往被砲彈炸傷、四肢不全，傷口深可見骨，慘不忍睹；每當換藥時間，即使已為傷兵們先打過麻藥，仍常會聽到他們痛得淒厲的喊叫聲。有些年輕生命敵不過死神召喚，就此英年早逝，讓人不勝唏噓，也感到人生無常，要把握當下。

五年後，我從軍醫院退下來，很幸運的找到護理教學工作。我教的是名校，學生都很聰明且求知欲強，護理雖不是主科，她們依然本著像對主科一樣的探索心態，提出很多問題，造成我不小的壓力，但也促使我不斷的追求新知。回首前塵，稍感安慰的是，我沒辜負國家的栽培。

往事並不如煙，那段值得懷念的日子，永留我心深處，讓我青春不留白。如今我已白髮蒼蒼，感謝國家和學校給我的磨練，讓我成長，懂得感恩、惜福；讓我遇到挫折時不會退縮，通過考驗，讓我在人生旅途上能適應各種環境，勇於接受挑戰。

▲閔萬孫（左一）的軍旅生涯，從國防醫學院開始。（圖／閔萬孫提供）

【作者速寫】閔萬孫，國防醫學院五十一屆畢業。

## 記一趟優美的旅行



金風徐徐，金柚飄秋，經過幾陣的大雨後，炎熱的天氣漸漸轉涼，時序已進入適合出遊的好天氣。時間過得飛快，在夏天的尾聲中，突然接到大自然使者——紅尾伯勞捎來的信息，心中萌生「好想去海邊走走」的想法，於是當下決定出發，就到南仁灣看海去。

隨著暖煦陽光升起，湛藍太平洋海域吹來鹹鹹的海風，豐沛水分子夾帶恆春半島的熱帶島嶼溫度，無論是田野、山巒、海岸線，高聳如堡壘的中央山脈，孕育出這片土壤的愜意和自在。來到海的這一端，讓我再度體會臺二十六線上的優雅風情。

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的念頭：想要逃離都市裡的繁忙節奏。關掉3G訊號，隔絕人世間的爾虞我詐；閉上眼睛，從發光的電腦螢幕中暫時休息；戴上耳機，不想聽到車水馬龍的喧鬧噪音。

我們的身體和心靈都需要一架清淨機，把身上所有雜質和焦慮全都過濾乾淨，這不是什麼高科技，只要到大

自然裡走一遭便行。在那裡，你將飽覽淳樸原始的自然景色，以及波光粼粼的湛藍海水；加上悅耳的蟲鳴鳥叫，以及令人心緒平靜的潮聲，你可以從容和諧地與大自然融為一體。

秋天是最漂亮的季節，各種變葉植物在落葉之前，紛紛用它們最美的顏色妝點山林。

滿山紅葉如風景畫，在亮藍的太陽襯托下，美得教人屏息，美得讓我有些微醺了！臺灣樂樹就像是大自然的藝術家，為山頭揮下第一道金彩；掬把來自深山的清泉，這是最原始的沁涼。

最後，且容我放慢腳步，欣賞這些景致，趁著秋高氣爽，在開襟涼風中奔向美景。

【作者速寫】徐志明，政戰學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）六十九年畢。

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歡迎榮民（眷）投稿，字數限一千五百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」，本刊對稿件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glory@ctee.com。  
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延平路二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（<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>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

洽詢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三八〇六六一。